

生命的

The Teaching of

安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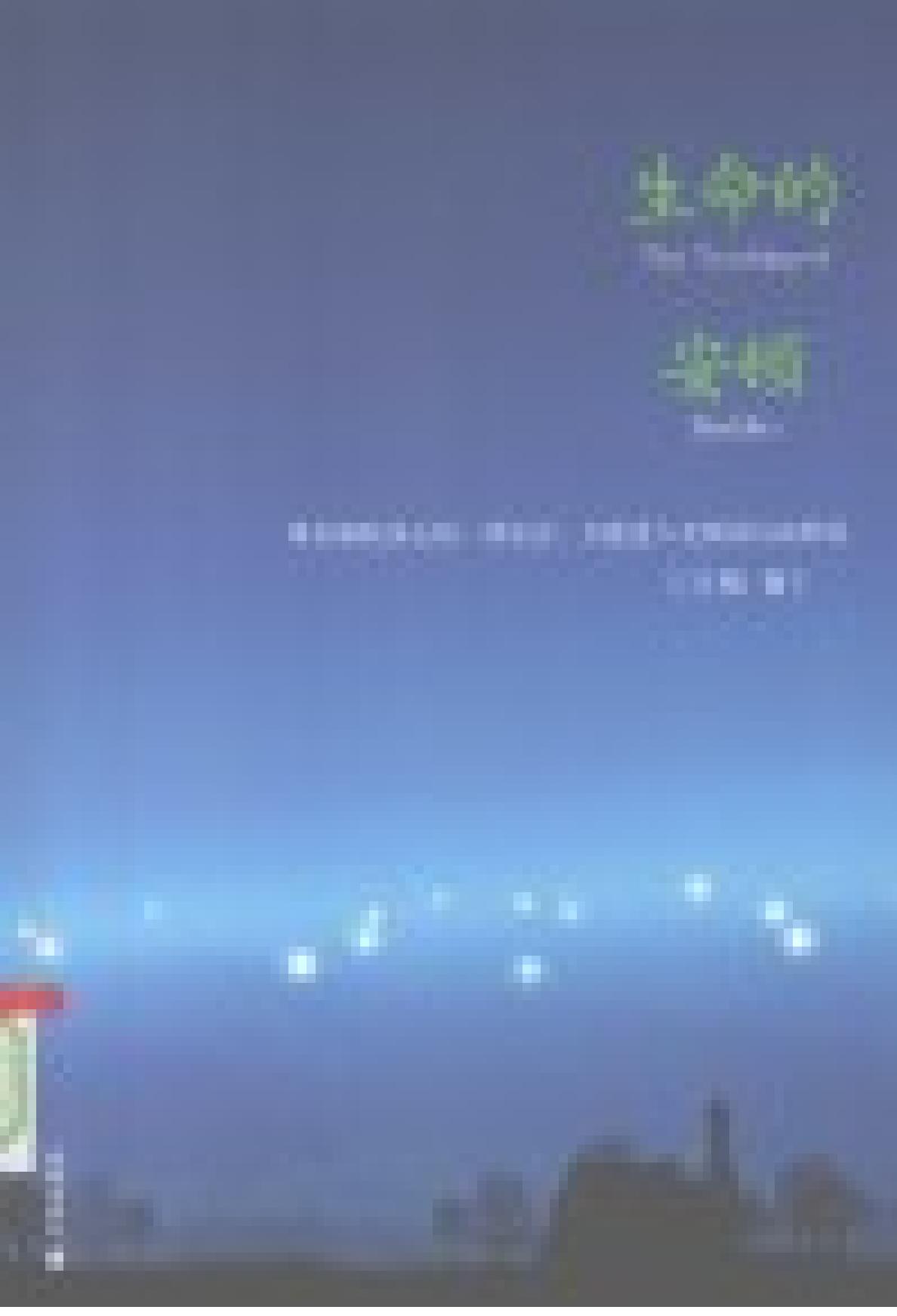
Buddha

唯有解脱身心的一切妄念，方能进入无我的自由妙境

| 王伟 著 |



海南出版社



生命的 安顿

王伟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安顿/王伟 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9

ISBN 978 -7 -5443 -2515 -8

I . 生… II . 王… III . 佛教－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 B948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107 号

生命的安顿

作 者: 王 伟

出版人: 苏 斌

总策划: 刘 靖 任建成

责任编辑: 柯祥河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 黎花莉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兴民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 -66812776

E - 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58 千

书 号: ISBN 978 -7 -5443 -2515 -8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释迦牟尼像

释迦牟尼 41 岁时，由其弟子富楼那亲手所绘，现藏英国帝室博物馆

宏法利生
一誠

一誠長老勉勵：宏法利生

淨因妙果

星雲大師

星云大师勉励：净因妙果

写作缘起

外现在家相，内修清净心；
身在商业界，实践菩萨行。

在兴趣阅读的年龄，郊外的寺庙是我的第一课堂。分不清是佛寺，还是土地庙、关帝庙，也无论大或小，堂皇或简陋，我总要一探究竟，总有无限的敬畏与直冲心田的镇定，总要合十问讯，如见亲人师长。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想，我们最久远的灵魂，就在那里吧。

我读的第一本，也是最早读的、读了很多遍的佛学书，是 80 年代中期，铃木大拙、弗洛姆合著的《禅与精神分析》。单调的灰色封面，小三十二开本，影印的，字很小，封底冠以“内部参考”字样，价格是两元四毛，质量很差，显然是盗版，但在我的精神上，它却是无价之宝，也是我步入佛学领域的启蒙师。

最早读到的佛经，是在寺院里的单行本，东西南北中，积累了不少。简陋、粗糙，不修边幅。内容很晦涩，或有白话的，就是说教。还有一些描写天堂地狱的，更觉得不着边际。大家是不是只为了积累翻印佛经的功德才做的，不得而知。总之，精美的本子远不如现在的多。

后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我终能越来越多地读到佛经和佛经讲记了。新加坡净宗学会印赠的净空大师的数百小时影碟、数百万字文集，台湾南怀瑾大师的佛学著作，台湾证严法师、法国一行禅师的系列讲义，中国佛协妙华法师的讲经著作等等，真是资粮无限。也才知道，原来佛法体系如此博大精深又妙趣横生。它的思想如此跳跃，它的韵律如此活泼，它的故事如此灵活动人，它打通人精神关节的棒喝又如此有力。我受益匪浅。

净空大师关于“佛教即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的定位，对我的志趣影响颇深。这大概算是一个因缘吧。

从大学毕业，我继续留学日本。期间及其之后，断断续续地读了日本东方出版社的“佛教百话系列”著作，如《法华百话》、《日莲百话》等，内容虽然一

概忘却了，心得却深深地留了下来。倒是日本创价学会会长、佛学大师池田大作的生活讲座以及《我的人学》等著作，使我从人学的角度认识了佛教。

再后来，台湾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的事迹更进一步触动了我。他从南京栖霞山的小和尚，成长为一代高僧，在台湾创立了三所大学、十六所佛学院、一百零六座寺院，更在欧、美、亚、非、大洋洲创建了一百多座道场，佛光普照，百万皈依，晨钟暮鼓，警醒愚顽，兼之著作等身，千载一时。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如醍醐甘露，令我五体投地。正如大师所愿的那样——“心怀度众慈悲愿，身是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功德，佛光普照五大洲”——实在是我们不朽的积极主义修学榜样。他已经到了“宝佛过宝桥，菩萨行菩提；天星元不动，祥云自去来”的境地。

至于接下来断断续续诵读禅宗的“七经”、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净土的“五经一论”、天台的“一经一论三大部”（部分）之后，自己觉得，算是有长足的进步，并能与古德的一句感慨灵犀相通：自从一读楞伽后，不看人间糟粕书。

我开始了思考：这应该是我要追求的一个道路。然而，有知识而不修行，将无缘进入智慧佛境。而因知道一点而故步自封者，尤其不能。那既是天地之差，也是一层纸的间隔。蒋介石日记有一句话说，“总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则继之曰：‘不行不能知。唯行而后乃知之真伪与是非矣’”。我想在工作之余能登上大乘修习之车。

佛教虽在时间上讲过去、现在、未来，但却最重视现在的福祉；佛教虽在空间上说他方世界、十方世界，但却最重视现实问题；佛教虽在人间问题上讲十法界无量无边众生，但却最重人类，以人为本。就如净空大师所言，佛教是一个重视现实，重视建议，重视此刻人间的教育。我由此而越来越坚信，佛教非迷信、非消极，乃智信、积极。佛陀告诉我们，资粮无限，佛性无限，人的潜力无限，而这一切哲学、科学、文学所没能达到的境界。我为此欢欣鼓舞！

萌生“写一本关于佛教教义通俗读物”的念头，大概在十年前。想来，也真是无知者无畏，有些不自量力。

那年那天，我去游历四川峨眉山。见报国寺山门楹联“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感悟潇洒。又见弥勒殿内柱上有“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深合我心。再见万年寺殿门联“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雪为峰”，顿觉深远。最后，见息心所山门写着“万籁无声心自息，一身非我物同春”，舒畅

不已，印象非常深。

下山的路上，我忽然热血沸腾，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开辟一条新的认知佛教的渠道。而不久之后遇到的另一幕场景，更坚定了我的动笔念头。

在厦门大学南门外、五老峰脚下的南普陀寺。据说，鲁迅先生任教厦门大学的时代，这里是个极其偏僻的清修处，如今则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摩肩接踵。

那天，我默默地伫立在寺角观察。估计了一下，进香供奉佛菩萨像的人多达一万余，但所见的当中，八成五是做功德、求福报的，所以算是“迷信”（不知其所以然而信或随缘者），一成浅修（设佛龛，虔诚诵经拜佛，添灯焚香，但其意也在求福，死后生西方极乐世界者），不足半成，可能是真正的信者（知其所以然而信，并能修行者）。当然，拜与求之际，所有人的忠心耿耿、诚心诚意都写在脸上，毕竟不是坏事。但我总以为，既然动机在求，未免自私，已经偏离了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宗旨了。我暗自思忖：如果佛菩萨应你所求，或因你所供，而满足了你的愿望，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否所有人都“灵验”？倘若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不能如愿，不就足以证明佛菩萨“不灵”吗？这当如何是好？二、倘若佛菩萨因“拿”了你的供养而助你成就，则佛菩萨岂不是受贿嫌疑人了？又当如何解释？

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说，进香供佛，意义旨在促成信者的自我教育，教育他们依佛、依法、依僧的榜样，去调整自己的言行，去修行成就的“因”。有了成就的“因”，才可能有成就的“果”。不明这个道理，枉增烦恼，平添困惑。

这天，我还参加了在道场举行的佛菩萨像“开光”的仪式。我又在思忖：开谁的光？开佛菩萨像的光？开了就灵，不开就不灵？如果这样，佛菩萨岂非傀儡？所以不然。开光的对象，只能是人们自己。开什么光？开人的智慧之光。供佛时，我们常在佛像前燃一盏灯。灯，就象征了智慧。开光的目的是什么？无外乎寻求真理啊！而就其教育的根本而言，还是要落实在种植“因缘”上。离开这个理解的，就是迷信。

于是，想起一个故事，说有一调皮的小沙弥，见一老嫗每每虔诚地求菩萨度她往西方极乐世界，就躲在殿后道一声“来吧，我度你”。结果，吓得老嫗落荒而逃，嘴里还嚷着“完了，完了”。他们需要指点和解救，因为他们得不到想求的。他们不知道，那个所要求的，就在自己心中，而不在心外。只有心佛相应，才能转迷为悟，离苦得乐，才是正果，才可能去度化别人。

《简明佛典》的编修，正式执笔于2002年正月，即我的39岁生日前后。当

时，我的酒店经营进入稳定期，心境很好，算是一个因缘。而在此之前近十年间，我已经做了不少文字方面的积淀。而那段经历，又着实地应了“因缘不可思议”的老话。

因为从事酒店服务业，所以，有机会自 80 年代中期起开始研究酒店服务规范、流程与管理技巧。又因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所以，很“崇洋”，以为洋人做事的严格，修养的规矩，正是我们所大缺特缺的。坚信凡事模仿，“按部就班”，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就可事半功倍。沿着这个思路，我陆续在 90 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了《服务通论》、《沟通原理与应用》等八部规范指南，用时八年。

到 90 年代末，我另有发现：真正的事业经营与业务管理，仅在规范上做，远远不够。因为事业的成败总在“关键的几步”，在乎人能否在关键时刻做到“恰到好处的临场发挥”——“大政方针制定之后，人就是决定因素”，特别针对我们中国人。我由这一念，便转向危机处理技巧的研究，三年后，出版了《青蛙与老驴——危机处理百事六说》一书。

转眼进入 21 世纪，我在商海实践中随波逐流，但又有新的发现：无论按部就班的规范制度，还是临场发挥的技巧变通，都不是根本。根本、长久的，只在乎人心。人心何为？为理念，为文化。何以修心？何以为理念？何为文化？在于一个“道”字。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经历了这样一个心路之后，我想：该做些什么？

期间，又有机会在国内外酒店之间逡巡，在不同文化领域间摆渡，一个习以为常的发现，引起了我的兴趣：西方酒店的客房里都放着一本《圣经》，而中国内地的几乎所有酒店客房里，都没有一本可供静读的书。旅途中人忙碌了一天，睡前却找不到心灵安息的地方，实在是件憾事。

这终于唤醒了我积蓄至少二十年的心绪，也成了我决定动笔编修本书的最直接缘由。初时的目的，也就这么单纯，就是想在中国所有酒店客房里，放一本可以“静读”的书。而这样的“静读”之书，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除了佛典，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更合适的。

我谓佛陀信仰的“宗教”，是“在心为宗，出言为教”，是“宗为无言之教，教为有言之宗”，是“宗为宣说根本，教为根本宣说”。它是人类在一个阶段，对自然、社会深入探究、理解的体现，是高度智慧的结晶。尽管在传播过程中，采用了一些神化的，甚至是迷信的手段，使一些人每每提起，顿生陌生与敬畏，

以至于厌恶，但决不可以因此而泯灭其所揭示的“无上正等正觉”的真理光辉。我由此而于潜意识里发愿：一定编好这本书。

总的编修思路秉承了“心灵经营”之宗旨，并在三个方向上奋发图强。其一，是现代净空大师所宣称的“佛教非宗教，而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之观点。其二，是近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所宣言的“我们要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的“人间佛教”思想。还有一个，就是促成大家“外现在家相，内修清净心；身在商业界，实践菩萨行”的境界。为此，我刻意回避了一些佛教的专业术语，而代之以生活语言，目的也在于贴近读者，而绝无半点不敬之意。

更为重要的，是在编修和参究过程中，我发现了另一个真实：理解佛法，不能不同时理解儒家、道教的思想，否则，将是极不完整，也是不可能真正深入的；也不能不对世俗的“心灵经营”模式有充分的理解，否则，即使有深入的功夫，也难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间为大众谋得半点福祉。换言之，儒释道是一体，不是二，也不是三，现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背离这个根本文化。再往深处追寻，我又能看到，是《易经》揭示的“三易”——变易、不易、简易，奠定了儒释道的生存环境和土壤……

没有想到，人们会这样喜欢这本《简明佛典》。从2003年5月初印并在内部流通，到11月份，已经印刷第三次了。心中充满喜悦，同时，也自觉责任重大，深恐我的良好发心，因我佛学修养不逮，而不能令众生得真实清净之利，甚或误人子弟，岂不太罪过了。所以，这次修订、重印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扩大流通，而博取高僧大德、信者诸君的批评指正。毕竟，我的希望，是通过《简明佛典》，给更多的信者以方便，以自信，以欢喜，成就学习、工作、生活，以至于人格。

第二次重印时，我曾在高僧大德们的指点下，对初版的错误、体例进行了较大纠正。三印前，又根据读者要求，再做大修，还在不同章节里增订了“善用本书的方法”、“人间佛教”、“财富之源”等章节，并更名为《写给现代人的简明佛典》。

书名的更改，要专门说一下，这缘于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杨笑天博士、中国佛协《法音》杂志责编兼《佛教文化》副主编陈星桥（常正）老师的一次谈话。他们在我们酒店客房里看过初次印刷的《简明佛典》，真挚地鼓励我。之后，老师说：“‘佛典’两个字非常神圣，应是佛陀原话，一字不差地恭

录下来才可以称‘经典’。”我辩说：“佛法也是经翻译而成的啊。”老师说：“古翻译高度精确，等于原话。”

我读过杨博士翻译的《遗教经》，十分景仰。但仍辩说：“如一意固守佛陀原话，怕不利于佛法对现代人的传播。毕竟，古白话本身就是一道墙。佛陀自己不是也非常注重接引方式的吗？给人宝物，又令人家无法接受，不就等于不给人家吗？所以，我以为，正确的方法，应一方面固守佛经根本，而在表述方式上，契入现代话。这当是光大佛法大宝之道！”老师笑着说，潇洒。然后，建议道：“名称如改为《佛典大义》、《佛法通说》等，就妥当一些，以表示其中有一些个人的修见，如何？”我再三品味，深以为然，便在这次重印时，在原题目《简明佛典》上增加了“写给现代人的”六个字。实际上，我的编修，不正是为了现代人吗？不正是以现代人为对象，以现代人的生活、工作为切入点的吗？不正是要引导大家一起获得一个更加真实的精神境界吗？所以，非常感谢杨博士和常正老师！

此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2003年7月9日至12日，海峡两岸及港澳等四地佛教界200余位高僧大德，经空中、陆地、海上交通工具，云集中国东南岛城厦门，在千年古刹南普陀寺，举行了一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这一天，万人诵法，盛况空前。据说，如此高僧大德之云集，是近两百年来有记载的第一次。而他们下榻的，正是我们的酒店，我们因此而获得了一个供养高僧大德的殊胜机会。我们何其有幸！

大法会召集人、中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常务副会长、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圣辉大和尚在为高僧大德们遴选落脚场地时，一眼看中了我们酒店的从容与大气。而牵起我们之间一线之缘的，我想，放置在酒店所有客房中的初印《简明佛典》，功不可没。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放佛典的酒店。后来，圣辉大和尚更建议我以书结缘，通过南普陀寺慈善基金会，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实在诚惶诚恐。感谢圣辉大和尚！

还要感谢香港福慧寺、宏法寺、却尘居住持净雄法师，他是早些时候起，第一位作为我们酒店的客人，而鼓励我努力的人。

法会期间，我有幸得到中国佛协会长一诚长老、台湾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的直接指点，滴水滋润，醍醐灌顶，始知我所做的事情，其实意义重大，尤其对现代人。又有香港、澳门佛教领袖觉光长老、净良长老，以及来自全国各圣地的永惺长老、初慧长老、智慧长老、健钊法师、绍根长老、学诚法师、圆宗长老、

宏印法师、净耀法师、惠空法师等百余位高僧大德（恕不一一具名）的鼓励。福报实在太太大了。大恩不敢言谢。

之后，放置这本《简明佛典》的酒店延伸到长沙、乌鲁木齐、武汉等地，到2006年已经修订、增印了六次。实在是殊胜的供养之缘。

同时，我更觉得修无止境！而所求者，无非是与同修一道，遵循着《简明佛典》的演绎，找回仿若失去的自己，令人心有真境。非丝非竹，而自恬愉；不烟不茗，而自清芬；念净境虚空，虚忘形释，得游其中。至于后来的好处，便一发而不可收了，尤其在经营我的事业和生活上，有如天助。佛法因缘不可思议！

诚然，《简明佛典》的编修，绝非个人的修为所能逮，所以，断不敢贪天功为已有。佛的智慧如海洋一样浩瀚、深邃，佛的法雨充满大慈大悲，他能以无形之身在微妙中说法，内涵深远，恩德无尽，更绝非我辈等闲便可以参透。

所以，本编《简明佛典》绝不圆满，也永远没有圆满，顶多算是一个小小的开始，算是对大家修学的一个小小门径的供养吧。但我能说的，是我遍历佛法经卷，汲取前人心血，推敲菁华，字里行间，当自然涵蕴了两千五百年风雨涤荡与洗礼的余韵。有此一点，足矣！

好在佛说，我“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正是一种鼓励。在这里，佛经被赋予充分的口语化，并触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和心灵深处。全书对诸般苦恼极其解脱方法都给予了开示。它已经超越语言、国界和种族。

第六次修订付梓时，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书名定为《佛说人的经营》，解题文字又特别加了一句“说法四十五年，传经六千卷，临了他说：‘我没讲一个字’”，以引起读者的思趣，避免陷入知识的窠臼而忽略了智慧的目标。

最终交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时，改订为《生命的安顿》。

又想起福建晋江安海龙山寺的两幅对子，一幅说：“请看那座上，观自在真堪度众；试问这心头，思无邪方可皈依。”再幅说：“千手示人人不悟，一心念佛佛如来。”希望能有助于人间。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厦门南普陀慈善事业基金会慧然常务副会长和时任办公室主任果宁法师的悉心辅导。更感谢基金会对本书流通的大力扶持，感谢南普陀寺觉明法师、济群法师在百忙之中不辞辛苦的指点迷津，拨乱反正。也感谢北京

THE TEACHING OF BUDD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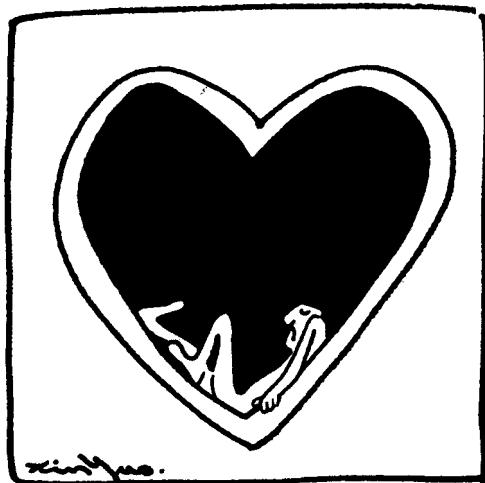
大学东语系教授湛如法师为本书精装本《现代佛典》作序推荐。在中国内地大学教授中，他大概是唯一一位出家人吧。

我决心继续做好这件事！更愿借此机缘，多闻十方大德在心之宗、出言之教！

王伟 合十

说明：本书未正式出版前，先后修订七次，时间分别为：第一次，2003年3月；第二次，2003年5月；第三次，2003年11月；第四次，2004年5月；第五次，2006年3月；第六次，2007年5月；第七次，2008年4月

如何阅读本书



一次，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问鸟巢禅师：“佛教讲了什么？”鸟巢禅师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不屑道：“这连三岁小孩子都懂！”鸟巢禅师答：“却可能活到八十岁还做不到。”郑辛遥先生在漫画里说：“大多数人都‘晓得’要去改变环境，但却很少有人‘致力于改变’自己的心境。”一前一后，异曲同工。

其实，境随心转，“烦恼即菩提”，心境改变的那一瞬间，环境也将大大不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由此证得“无心”，那么成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一、“心灵经营”：读书的立场

1. 在墓地，墓碑林立，如鬼魂的归宿，安静而孤单；而从天空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也跟墓碑一样吗？不同的是，那里有人——心灵的寓所。

可以说，这整部书就说了“心灵”两字，并拟通过“心灵经营”，抵达我们健康、和谐、智慧、幸福乃至财富的真正源头，然后，在现实的世界里把握它。毕竟，脱离了现实，任何作为都可能不成其为作为。

2. 通说的现实，便是外境，而境随心转——千万外境，无非人心境的种种变现，为心境影像而已。

一次，佛印禅师对苏东坡说，“你是一尊佛”。东坡大喜，然后反唇说佛印：“一摊屎。”佛印笑而不语。境界的高下已然明了：佛印心中有佛，所以，所见皆佛；东坡心中有屎，所以，所见皆屎。

故说“心灵经营”，归根到底，无非是讲如何调整心境，包括调整的方法，如闻之、思之、修之等等，最后跳出分别妄想的苦海，达成“烦恼即菩提”的欢喜境界。心境不调整，人便永远没有自由、愉快，社会也将没有宁日，更遑论民主、平等。

3. 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无非“心灵经营”。至于我自己的大愿——“外现在家相，内修清净心；身在商业界，实践菩萨行”，归根结底，仍不过“心灵经营”。当然，本书的“代言”还只能局限于因位的知识，而在果位上，换言之，它只是一个向往智慧的入门导引，至于能否开智慧，还看个人的根机造化。

4. 但无论如何，“心灵经营”都必须建立在对信仰的坚持与深入之上。或许，迷信有百害而无一益，但智信却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未名四老”之一的金克木先生说，宗教也和科学、哲学、艺术一样，不是一时冲动或者愚昧无知的产物，而是人类有了问题并作了思考的产物。宗教信仰起于怀疑……宗教理论是答案，宗教实践是检验。至少，这个认识该是一个前提，或最低底线，否则，一切将无从说起。

5. “心灵经营”，同时又是一个历久恒新的全球性课题。中国人自儒至道尚无全解，直到佛家现世，才宣称觉悟，得出一个系统而完善的答案。这“心灵经营”之法如朵朵莲花，生于淤泥，出于浊水，而在盛开之处毫不染着，是出凡入圣的标志，也是佛法体会的象征。

佛法的超凡入圣，主要在于它完全超越了知识范畴，而达成了智慧的高度。

通常，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去把握身外事物，并把把握到的种种客观存在的规律、道理、常识，称为“知识”。佛法的方向相反，它指导我们通过向内心——主观事实学习而获得的自证，并因而获得“智慧”。“心灵经营”，正致力于推进这样一个转知识、情识成智慧的过程。也恰因此，佛陀说法四十五年，传经六千余卷，临了却说：“我一个字都没说！”就是怕人们误把知识当成智慧，让知识负重，或把智慧读成知识，让智慧蒙尘。“智慧”一词是巴利语“Prajna”的意译，音译为“般若”。

6. 其实，世间、出世间最简单的事，就是这“心灵经营”。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乃至我们最古老的智慧书《易经》，都曾异口同声地说“大道至简”，说“直心即道场”，说“即心是佛”，说“说法者无法可说”，说“约法三章”，说“曰慈，曰简，曰不敢为天下先”，乃至凡夫百姓都会说，“人生不过吃喝拉撒睡”，那时候，我们似乎离答案不远了。但转过头去说，最复杂的也是它。因为“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所以，“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尚书》）已是难中之难，欲“明心见性”、“悟道成佛”，更得要下一大番真功夫不可。

明心，是弄清了“关于那个苹果的事”；见性，是“看到了那个苹果”；悟道，是“拿到了那个苹果”；成佛，是“把苹果吃到肚子里”。可见，真能由繁入简，由凡入圣，谈何容易！这，也正是人们对“心灵经营”口诛笔伐了几千年，至今仍“罄竹难书”的理由，同时，也是“心灵经营”必须存在的理由。

7. 孔子、老子、耶稣、穆罕默德等古圣先贤作为“心灵经营”导师，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开始领导我们去追寻真正健康、和谐、智慧、幸福与财富源头的答案了。他们各有各的道，也各有各的千秋大业，虽然远近有异，深浅不同，但毕竟殊途同归，共成了我们的文化大厦。所不同者（或曰之一），在于孔、孟、老、庄、耶稣、穆罕默德诸大师都将“心灵经营”限定在“人类”范畴，进而去说教，而释迦牟尼的“心灵经营”概念则进入了“尽虚空、遍法界”，含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等一切有情的浩瀚空间以及“无量光”、“无量寿”的时间宇宙里，再以“六道轮回”宣示其“业果”的永恒作用，并告诉人们，可以修炼智慧之剑斩断“业因”，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在这里，较之说教，它更强调了自证的实践（修行），也只有实践才真能完成“心灵经营”，因为依靠别人晒太阳，我们不会温暖。